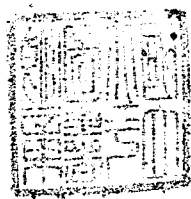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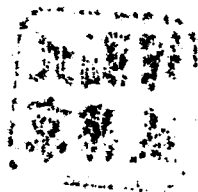
黎
明
陳
湖
著

黎明



定價 三角

二十三年出版



目次

十月間的夢

晤之歌

爐火

夜行人

我夢到你

我要你

睛瞳

無題

瘦馬

哀歌



海鷗曲

雄鷄

水鳥

遼陽

水手

冬風

海鷗曲

黎明

黎明後八章

賣報孩子

歌女

炭坑夫

紛爭
窮人家
車廠子
獄中
勞働者之歌

晤之歌

我爲甚麼要回來？

不怕危路，險峻的山，不怕海
揚起綠波吞沒了舟，

（雖是綠波有她的溫柔。）

我爲甚麼要回來？

這都是爲了你「愛」

我爲甚麼要回來？

怕看青春，歡愉的生，和年代
邁開步向衰老裏走，

遺下的悔恨與哀愁。
我爲甚麼要回來？
這都是爲了你「愛」

爐 火

一爐熊熊的烈火，
一團熱熱的溫情，
眼看純青火候，須錯過
不得，那問窗外的雪風！
我暖着我的夢——

一爐熊熊的烈火，
一團熱熱的溫情，
也許不久化成灰，冰冷！
那時我拍拍手就走，

不帶一點閒愁。

夜行人

——浮囂，灰土，陰溝的乳臭，
點染着背街裏涼夜的氣息；

一箇人倒拖黑影
在閃動，默默地——

街燈眨翻幽綠的眼，
黑影胖，消瘦，長，長，
到牆上，簷頭，到樹間；
又消瘦淡，淡到不見。

一陣落葉的嘆息，
漸漸地散在黑暗裏。

我夢到你

暮色裏綠漪的紛紜，
蔭的濃密，玫瑰的芳馨，
吃着不盡的萬卷書，
柔嫩的小白鴿的胸脯；
就這都厭膩，可惡的
靈魂！問我要純潔的胸襟：
——伊麗，我見到你。

黑風吹打我頭髮披面，
污水腳趾縫間流，陰暗

蒙上疲惫的眼，像盲瞽
左右捫索，霉溼的牆堵！
我哭喊着輾轉泥途，
一盞紅紗燈映引出路：
——伊麗，我夢到你。

我要你

我說：我愛你，要你，
還不能說出我
靈魂的飢渴！我要你，
像鳥鵲張着嘴，
盼望母親的飛回，
熱誠的祈禱者，
要那上帝的撫摩；
可是這全不適宜
我要你的迫切！
我不能，我只能說

一句話：我不愛你，
不要你，除非突然
滅絕了這世界！
再沒有熱，夏日的
太陽，冬夜的爐火。

睛 瞳

親愛的，我的睛瞳子，
你真把捉住了我，
看可憐的盲人哪，
在生路上的摸索！

我不能沒有你：
天地統是黑，是灰，
有你纔算開了眼，
世界裏有愛，有美——

我若是沒有你：
那天上的啟明星，
死滅站在我的面前，
生生跨入了墳塋！

無題

我能對你說嗎？

我是怎樣的想你，

若是我能說：

會浮着輕鬆的歡喜。

我能對你說嗎？

我是怎樣的愛你，

若是我能說：

將笑開苦皺的眉宇。

我會整天的想，
新生的希望，又化成灰，
若是你想到，就忘掉吧！
一個人坐在黃昏裏流淚。

瘦馬

人說我是個驚駘，
整天委屈在轡下，
泥路，重載，真够使我
顫慄，主人的鞭撻！

世上真有伯樂嗎？
我從未有過相知，
除却病弱，我的情婦，
她急得我要死！

莫提西巡的駿馬！
我許有日會騰蹕，
鳥瞰雲下的小世界，
唱出自由之歌。

哀歌

如果我死了，朋友，
不要爲我蓋什麼棺！
只着隨便的衣裳，
葬在冷落的空山。

不要微微的嘆息，
「這麼青青的年歲！」
也不要我的親人，
爲我流一滴眼淚。

至於年節的祭掃，
那全是些瞎話！

我願坟頭是綠草，
兩三朵淡淡的花。

秋天也覺不到蕭索，
草木一齊脫了葉；
春天也聽不到
杜鵑啼血的哀歌。

三尺蓬蒿掩住我，
四圍有土的腥！

月明月暗的山中，
我享受永恆的靜。

雄 鷄

你沉醉裏的先覺者，
雄鷄，清冷的夜裏，
叫出醒世的高啼：
驚回大地的春睡，
人類的醉迷——
東天披上黎明的羽衣。

你是中古的騎士，
翺着健美的翎羽，
爲情婦抖一抖翅膀，

破命的神捷的搏擊。
雖是慘敗低不了雄心，
餒不短衝冠的豪氣！

你是斯巴達的景仰者，
渴慕你神奇的武勇，
那面鮮妍的旗幟，
不就描出雄大的威容！
古人聽你發一聲喊，
戴着霜月，起來舞劍！

你是人們的先覺者，

騎士，景仰者，從今不再
厭惡，你誇傲的酣歌。

水 鳥

當着溟濛的陰雨天，
雲空揚出你的歌，
人都仰頭向上看，
能聽見你，可望不見！

你是雨的主宰嗎？
輕雲爲了你傾潑，
簷榴像個曉舌婦，
滴沾滴沾得無休歇！

你是歡樂之苗嗎？

老農咧着闊嘴笑，

伊麗所能給我的——

你全慷慨給我了！

你是一片亂雲嗎？

浩渺的雲海裏飛馳，

忽上，忽下，忽遠，忽近，

像隻飄浮的游絲。

你是美妙的音調嗎？

瀾漫寂寞的世界，

雪萊愛上雲雀了，
我在傾聽你的歌！

睡在靜靜的午夜裏，
風雨壓破我的夢，
你唱開了我心芽，
開滿朶朶的鮮花。

遼陽

我能忘掉千峯嗎？

那兒遼陽，我的家鄉，

那龍泉寺，淡淡的

鐘聲，淡淡的斜陽。

那是我兒時的震撼，

駐驛山的突絕！

磐石刻着虎將的

巨擘，白色的觀音閣！

那冲天的古塔，是
偉大靈魂的征服。
在朝日的雲霞裏，
聽雲雀的歡呼！

那金銀寺的禪號，
和秋砧搗成一片，
綏遠門外的昇仙橋，
古昔的土裏沉湮！

如今都已改變了！
到處招搖着太陽旗，

就是僻靜的山鄉，
也有木屐的踪跡。

早年富庶的農村，
賸下一片空院落，
金風吹動着禾實，
可沒有人敢割——

國破的隱憂，家亡的
恐怖，深壓在人的心頭！
是天地的不仁嗎？
人都成了弱狗！

在黃昏裏，落月裏，
敵號喚起滿城的愁；
東陵死守勝衰的
秘密，太子河鳴咽的流！
想丁令的化鶴，
重飛上灰色的女牆，
也應嘆息：這那兒，
那兒是我的家鄉！

水手

我是個吉伯西人，
隨海波到處流浪，
今天我在着，我記得，
誰知明天去何方！

海波真是怪東西！
平空湧起十重百重
山，看他無風的靜，
靜得水銀的鏡面。

日出好，日沒也好，
可愛還是在月夜，
天和海連在一起，
蕩進琉璃的世界。

管是海霧漫了天，
四面是浪沫，波煙，
只朝一片溟濛裏走：
終會有綠的沙洲！

冒險，是家常的事，
隨時可能沉海底，

淵青的水多瑩澈，
你看得見珠璣！

銀魚馳去像隻箭，
沙魚吞吐着巨浪，
紅的一帶是珊瑚，
綠的是海苔——

希望常在閃耀着：
燈塔裏的燈光。
朋友可不是沒有，
那鯨魚和海蟒！

有時哼着懷鄉歌，
歌唱萍踪的流落，
雪色的鷗飛入夢，
來慰解心的虛空。

上是藍天，下是海，
天海便是我的家，
我的旅程沒攔遮，
從海角——到天涯。

(註) 吉伯西見 (GYPSY)

冬 風

唔唔，我來了，來了，
我來管領這冬天，
去吧！紅的花，綠的葉，
去那死床上安眠！

你籬邊的秋菊花，
要獨支搖落嗎？
白的雲，飛起又落下，
看我的威力多大！

識時務的紫燕子，
早去溫暖的南方，
僅有無聊賴的暮鴉，
塞鴻，伴着我徘徊。

告訴那天末的風帆，
不要靜待得難耐，
有工夫我噓口氣，
送她遠迢迢的海外！

孩子們想玩嗎？我叫
春溪秋潭結上凍，

留心滑天滑地的
這晶明的冰——

讓陰溼的雲，開出
六出的瓊花——
把醜惡蒙上聖潔，
渾成銀白的淨化！

再沒有鳥聲，在
太陽的下面謳歌！
祇我唔唔的唱着，
以調諧宇宙的空漠。

我愛平原上款步，
更愛壯烈的飛行，
騰越萬里的流沙，
掣過寥落的荒城。

別有濃密的森林，
百十座山岡攔住我！
我怒發一聲威嚇：
唔唔的——拔過！

我狂笑向着海洋，

吸起三千尺的浪花，
那海上人的命運，
懸在我的掌下！

我有暴烈的癖性，
不慣受甚麼束縛，
天天唱着相同的歌，
唔，唔——唔唔唔！

海鷗曲

——不羈的海鷗啊！

你是怎樣的靈鳥？

羣山，叢樹，你全不愛，
只迷戀着洋海！

你像放浪的詩人，
在狂縱的行歌，
那是你對海的頌讚，
是自身的苦樂？

你像洛浦的神女，
披戴白色的羽綃，
輕盈的掠近桅帆，
翩翩的又飛去了！

你像銀星的墜落，
鑽入了水之都——
人魚姑娘怎樣了，
鯨人還在啼哭？

你整年的在海裏，
海上事你可能知道？

那失了舵的死之船，
飄流到那裏去了？

你若疲倦了，海上
湧起場山的潮波！

黑暗領來了長夜，
那兒，那兒是你的窠？

不羈的海鷗啊！
你是怎樣的靈鳥？

羣山，叢樹，你全不愛，
只迷戀着洋海。

黎明

黎明似一個孕婦，
流着紅的雲，紫的雲，
雲雀熱烈的歡呼：
頌讚着未來人！

荒鷄發一聲警告，
全世界瞪起眼睛！
昏夜，冷月，癡呆的
看那光明的新生。

多少人從夢裏驚醒，
又尾縮向破夢裏尋，
多少人在歡唱着：
天明了，天明了！

賣報孩子

像沉重的腳踏車脖子，
掙扎出苦悶的聲音——晚報，
一個孩子，從電車上跑到
街心，衝着寥落的行客，
「要嗎？當天的新聞，」
回答是無言的不睬，
煩惡的顏色，又帶着
失望，朝向背街裏閃，
數着明亮的燈盞：
一個，兩個，三個——

天啊，幾時能賣完！

歌女

扯起嗓子我唱唱，
把個好模樣也搭上！
青春，快樂，全不要，
我只貪圖一家溫飽。
(兩肩擔上生活重量。)

唇邊，嘴角，安排着
一千百個——巧笑。
等着一切人來買，
隨後一個個的賣！

（我不說我的悲傷。）

我敢罵人是缺德？

他要我唱十八摸，

王二姐思夫也要唱，

專瞧我的害臊相！

（叫我哭不得，笑不得。）

日子像過五關的度，

我忍下萬種愁苦，

年歲大了怎麼想，

我免不了爹媽的奢望！

(他把我當搖錢樹。)

誰禁得年月的跑，
一天帶我進了衰老，
臉上添滿綢繆褶，
誰害甘心買我的歌！
(唉，我不敢想，我不敢想！)

炭坑夫

荒鷄剛過頭遍抖，
我就得向家外跑，
背上老婆孩子的命，
爬進陰沉的礮洞。
挖，挖，整天往下挖，
（也許會冒一股流泉，
塌了天！經過幾萬個年月，
再叫別人來挖炭。）
挖，挖，整天往下挖！

一放工纔跨出洞，
準碰見要死的月亮！
輕鬆吐口氣，多少年了？
沒見着那太陽——

紛爭

男

你們女人就不想，
整天手忙腳亂的
掙錢的難——

一回家，老是這套：
孩子缺褲子缺襖。
其實，誰不知道天
漸漸的涼，得添衣裳！
可是這口飯，說不
上甚麼時候會斷！

過今天有明天？

女

難——誰不知道難！

想活就得有衣穿。

瞧你一放工，總鼻子

也不是，臉也不是！

纔問一聲，便這麼

個樣子，妻不是你的，

孩子還不是？

這麼大涼的天頭

害光着！我成天挨累，

拿誰出氣，爲誰？

男

成天的挨累爲誰？

爲我麼？我又爲誰？

（這真是難猜的謎，

許就是人生的真諦。）

女

你總嫌咱們累贅，

可誰碍你長膀飛！

想乾淨，厲肅也好，

明個咱娘兒都死掉。

孩子

爸，你兀坐着幹麼？

（沉默算是他的回話。）

媽，吃飯吧，真餓呢！

沉默——

窮人家

土房，是人的窩，
一進門得彎着腰，
是炕，四面緊靠牆，
土鏤鏤的落。

一個個的洞，屋頂，
有天，有風；鼠子
真膽大，白天當着
人發楞怔！

別看左傾右側，
任秋風，伏雨的淫落，
憑那胳膊粗細的
柱子，會有甚麼錯？

主人，四十多歲，
是病，是垢？臉色像
死灰！甚麼事不做，
也沒有事去做，

天天倚着牆，衝太陽
摸虱子——

車廠子

像鴿棚，熱烘烘的
一鋪炕緊擠着老的，
少壯的——七八個。
赤着背，汗在胸窩裏淌，
不是他腿搭上他的腰，
就他胸壓上他胳膊；
呼呼的剝聲：
牛馬走累得要命！
怎麼也掙不脫生活，
老婆，孩子的牽掣。

破爛磚瓦的枕頭，
各家有各家的夢做。

頭天亮就得爬起，
他拉車他也拉車，
在長街背胡同裏蕩，
逢人便喊問「車麼？」

晚上又全跑回來，
胡聊一天的事情，
說上了火，破着口罵：
「這年月命活不成！」

老的淡漠的抽旱烟，
有幾個調弄胡絃，
嚟哇的唱開了小調，
看他們笑了，又樂了。

獄中

就那座鐵柵欄——
竟隔開兩個世界：
裏面是窄狹，是死，
外面是自由與空闊！

也許有成羣灰鴿
在柵欄外的天上，
翻上又翻下，但一顆心，
永遠鐵柵欄上爬。

陰鬱，潮溼和騷臭，
充塞坐臥的地方；
病症就竄到人身上，
一片片生癩，生水瘡！

倒成了跳蚤的噉物，
虱子，紅豆大的臭蟲，
本來瘦得够程度，
但也得供牠們受用！

要出柵欄那可好！
套上手拱和腳鐐，

打罵也得不在乎，
要是開罪了獄卒。

就這麼茹苦忍着痛，
把長日子打發走，
將養着性命的——
一碗白水，窩窩頭。

死亡早已跟定了，
當着入獄的那天，
算是幸運跳了出去，
也終久是個廢殘！

勞働者之歌

告訴你——享受者，
我有的是汗和血，
不是我誇句海口，
是我創造下宇宙！

除障礙，造萬噸的船，
航過汪洋的海；
造機車，爬山，爬谷，
爬萬里的路——

造摩天的危樓，
摘得燦爛的明星，
沒光亮，只是黑暗，
挖進地心的礦洞！

世界多着危難呢！
憑我來支撐來開展。
一天我坐着不動，
這場戲得場台，得完！

不要提這些，單說
天天得吃的糧穀，

你身上的一絲，一縷，
那不是我的機杼。

可你纔看不起我，
把我當牛，當馬！混蛋，
你看那就不驚嚇，
萬里長城和運河。

反正你物質慾的
結晶，只知道享受！
從不曾想運用你
肥大的身體，肥大的手。

你是我的寄生者，
無用的吮我的血！
有一天我翻過身
捉住你：你要死，要活？

（完）

152
(4)
北平人文書店發行

定價大洋三角